

丽日抒怀
■ 杨玉明

塞外文苑
■ 吴欣

又闻鏖铃声

正值春播黄金时节，清水河县文联组织文艺爱好者，走进乡村采风。
十几人同车，行进走在乡村间，“快看，那边有播种的呢。”前面一位老师指着前方一侧高声说到。我随着指向望去，只见两位老农正在种地。前面一位老农双肩拉着动轱辘，一手帮驴，驴拉木楼；后面一位老农双手扶楼摇楼播种。
坐在摇晃的客车内，看到的仿佛就是当年父亲扶楼的身影。“停车！”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领队也随即吩咐：“暂停一会儿，大家自由活动。”

车还未停稳，我便第一个跳下车，急匆匆地向地里跑去。顾不得尘土淹没了鞋面，也未曾想到踩下去会影响种子的出苗，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喉咙：“大一”叫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两位老农见我急匆匆的样子，以为有要事，便停了下来。我上前敬重地问候。说明来意后，对方会心地笑了。无形之间我们有了亲和感。眼前熟悉的身影，久违了的木楼、动轱辘和墒口。

他们是叔侄俩。扶楼者是叔叔，年近七旬。拉动轱辘的是侄子，五十有余。“让我拉两下吧。”我从侄子肩上接过去动轱辘拉绳，套在了自己肩上。“代儿驾。”毛驴走开了。“嘎啦，嘎啦……”老农大哥走一步摇三摇。木楼两腿的脚上穿着铸铁铤，将熟地冲开。谷籽从溜斗出来，排着队，走出“凤凰台”，在摇摆摆动的指挥下，跳下流籽孔，进入了土壤。

我拉着动轱辘跟在后面。动轱辘两个石轮，内方外圆。当籽种埋进土里，动轱辘随即将泛土碾压。既封闭了土壤，又使水分不被蒸发，保证了出芽率。农村有句俗话：“动轱辘不会走在楼前头。”也就是比喻做事不能超出自然规则。

嘎啦嘎啦的摇楼声，把我摇回四十年前父亲摇楼的场景。那年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在一块坡地种胡麻。父亲扶楼，妹妹帮牲口，我拉动轱辘。坡地的墒口壕倾斜、不平整。一不注意，动轱辘就会出轨或跳槽，出现漏碾现象。再加上天旱底茬稠，导致出苗不全。待下锄时，满地杂草，几乎看不见胡麻苗。俗话说得好：“谷锄点点麻锄垄，山药苗的一扑楞。”眼下没法下锄。父亲绕地畔转了一圈，说道：“准备‘压青’吧。”

未伏过后，草籽还未成熟。父亲赶着牛犊，将齐膝高的野草，用“三地步”犁深翻地下。用父亲的话说，叫绿肥养地。绿肥养地好处多，一来直接青储有机肥，改变土壤结构，二来趁土热时，将害虫、病菌埋入地下，经发酵后转变为营养肥，促使土地肥沃，第二年种的山药大丰收。地里既无杂草也无病菌。这叫“人养地肥，地肥粮丰。”父亲对待耕地挺特别，每块地隔几年就“放青”一次。

“看来，你也种过地？”扶楼大哥回头问话，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是呀。我是农民的儿子，咱都是庄户人。”我问道，“您种的也不少吧？”大哥打开了话匣：“每年种上十来八亩，给娃娃们备点绿色口粮，家里有粮心不慌呀。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啊。”是啊，大哥的话句句在理。

聊天中得知，农民种啥，政府给啥补贴款，并且每年给免费发放地膜等生产资料。买农机具，补贴力度更大。近年来，不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了返乡发展。

我闻着土香味，抓起一把墒口里的湿土，攥在手儿又松开，肥楞楞的土壤里，金子般的谷籽显露出来。春种一粒谷，秋收一大穗。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土地啊！

站在地畔的李老师，疑惑地问：“为啥不用机械作业？”走在前面的侄子解释说：“这儿平整的大块地也在用机械，但好多坡地，机械不好作业。河滩有点儿平地，也是你家一片儿他家一条，你种啥子他种豆。就我这一点儿，不值得机器跑一趟。”他们说用木楼也挺利索。

汽车鸣笛一声，向前驶去。我透过车窗回头望了，二位老农站在那里，正向我们高高地挥手。



图片来源：IC photo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 黄涵琦 陈瑛 张文静 美编: 晓行

山中那抹秀色

顺着曲曲弯弯的沟壑，赏着风光如画的景致，我随朋友一路驱车，前往一个名叫三眼井的小村庄。据说，这个村子虽然隐藏在大山深处，但却山有水，很有灵性，这激起了我要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最初知道三眼井村，应该有些年头了，由于我比较关注考古，而三眼井因为有一处古遗址被记录在书中，于是，这个名字便在我的脑海里落了户。根据记载，距三眼井村往东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现过战国至汉代的村落遗址，人们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器等遗物，考古工作者定名为“三眼井头道茆遗址”。而这次前去的三眼井，应该是清代“走西口”来的贫苦农民落脚于此，尔后逐渐形成的村落。

愈近三眼井，路两旁的树木愈密，在初夏山里的这个季节，那绿色显得格外耀眼，虽略显稚嫩，但不失活力，更像身着新装的少女，光鲜夺目，令人怜爱不已。而道路两旁稍微平整的耕地，已经种上了玉米，那玉米的嫩芽顽强地顶出地面，接受太阳的洗礼。

走出狭窄的沟谷，地形豁然开阔，先前的两行树木也突然间向两边散去，而把中间的开阔地带留给一处几十亩大的鱼塘，也给了蓝天白云一汪清洗池。站在谷底，放眼四周，只见这处宝葫芦形状的河谷里，一条季节性河流由东而西流过，鱼塘修在河沟靠南，而河沟则绕过鱼塘，形成巧妙的河、塘分离构造，若遇洪水，则浊流顺河下泄，若是清水，可以顺势引入鱼塘。河谷北岸，是养殖场场部，里面存放着一些农牧业机械，建有供人居住的房屋。再往北较高的地方，是一处养羊场。再往上游北岸开阔地带，都种上了覆膜玉米，一带带明亮的薄膜在初夏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养殖大门外，我们见到了这里的主人老李，他告诉我们，由于地处深山，生产生活条件所限，村里的居民大多已迁往它处，他是留在这里的少数居民之一，主要是因为自己出生在这里，并且一直生活了68年之久，实在不舍得这里的山山水水，所以才留在三眼井，建鱼塘吸引垂钓者，种了几十亩下湿地发展养羊

时光影
■ 殷耀

心会和爱一起走

好好孝敬他们了。长年繁重的田间劳作透支了父母的健康，陪着他们求医问药的时候多了起来，开始奔波于各种医院和诊所，这是一种爱对爱的反哺，在求医问药的繁忙中日子也在消磨着我的青春，但无怨无悔充满幸福，幸福是爱的责任能够实现后的释然。

岁月会把吃过的苦酿成蜜，陪伴母亲看病的忙乱时光成了亲人们难以忘怀的团聚时光。刚过而立之年时我忙于应酬和工作，母亲看到我时会说：“整天风风火火的，就不能陪我谈一说话。”当我三十出头的时候，女儿像小天使般来到我们的世界里，上有老下有小当然忙碌，母亲病得最重的时候，我经常陪她往医院跑，挂号、找医生、陪床……忙乱至极时觉得苦不堪言，觉得时光就像静止一样过得太慢。但当母亲走了以后，我才觉得给她寻医问药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心中常怀歉疚；假如我早点带她去北京的好医院、大医院去瞧瞧病，或许能治好她的病；为什么我刚参加工作不把她马山上从村里接过来，却让她累出了病。为此，我常常痴心想望时光能够倒流，好更多地补偿母亲的爱。

母亲的离开使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但陪伴女儿长大又让我体会到了人世的温暖。如今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就像渐渐长大的花朵，我们的爱为她增添了芬芳。想一想要宝贝女儿成长的过程，我和爱人人为她有各种各样的忙乱，就像小心翼翼陪伴一朵鲜花盛开一样，我和爱人精心地为她施肥洒水；幼儿园时缠着我买回了半屋子的毛绒玩具，上小学时每次出差回来都要给她买回各种各样的小礼物，隆冬时节我们多少次披星戴月在寒风中送她上学，高考时提心吊胆地我们小心翼翼一直陪伴……时光过得飞快，我还想着她童年时憨态可掬的样子，她已经上完大学又读研，更愿意和同学们一起玩儿或者聚会，这个成长过程快到让我毫无准备，突然想起了上高中读大学的自己，当年不也是跑跑逛逛逛着家嘛！

人到中年时女儿出生了，感谢生命中又一次美好的相遇。儿子出生时，和我年龄相差不多的同事和朋友有的孩子已经到外地上大学，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或外孙，他们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在家休闲或出去旅游，可我更加忙碌

日久天长，三眼井便成了这里的村名。除去真假之辩，我倒宁愿相信后面这个曲折而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如今，那眼老井依然在养殖场大门东侧存在着，而且水量不减当年，水质自然是清冽甘甜的山泉水。

在沟谷顶部，生长着一丛丛木瓜树。这种灌木我小时在邻村见过，每到初秋，树上会结出拳头大的木瓜，剥开外面的皮，里面有蚕豆大的籽粒，可以生吃，还可以炒着吃。记得有一回，我们一群小伙伴去邻村，趁村里人中午歇息的空儿，每人折了一枝，学着孙悟空扛着蟠桃枝的样子，得意洋洋地回了村，结果遭到大人的责骂，说我们不懂事，不该损坏邻村乡亲们的财物。没想到，几十年后，在三眼井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地方，我再次遇到了木瓜村，而且还是盛花期的木瓜树。那白色的花朵，一串串从绿叶里钻出来，接受阳光的沐浴，把那娇艳身姿和馥郁芳香奉献给人们，也奉献给三眼井这片土地。

偏僻的三眼井，把未经修饰的自然隐匿在山里，把一抹迷人的秀色涂在山川的额头，吸引着有志者前来创业发展，同时也吸引着热爱自然的人前来享受这片美景。没错，最美的地方，往往就存在于偏僻之处，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



图片来源：IC photo

情小品
■ 李洁

一笼莜面故乡情

家乡的黄土地和莜面养育了我，也伴随着我的成长，说起莜面，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缺吃少穿，母亲生下我时营养不良，奶水不足，几个月大的我就开始喝莜面糊糊，莜面，她就是我的奶娘。幼年时家里兄弟姐妹多，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个“饿”字。吃不饱的我们每当放学归来就饿得掏心刮肚，夏日的黄昏，做完作业，看着还老高的太阳，期盼着田里劳作的父母能早早回来。笼里有中午吃剩下的顿顿，但是，我们谁都不敢动，因为那是一家人的晚饭，晚上多是熬一锅稀粥，把剩下的几个顿顿热了，谁要是把中午剩下的顿顿吃了，严厉的母亲回来总要责骂。

弟弟是最小的孩子，那时只有六、七岁，个子矮小、面黄肌瘦，只有他受到父母一份特殊的偏爱，吃了也不会被责备，兄妹几个便寄希望于弟弟，大家热切的目光望着他说“老弟，咱们吃个冷顿顿吧！”这时，单纯又憨厚的弟弟总会豪爽地答应我们，玩了一天满手的灰土也不洗，快速去笼里抓两个冷顿顿，在案板上用刀切一下，然后取个粗瓷大碗从菜盆里舀一勺盐汤，再挟一筷子烂腌菜，切一根小葱，滴几滴胡麻油，笨拙地把顿顿拌好。全程都是弟弟一个人操作，看着矮小的弟弟努力地拿着那把跟他不相称的菜刀踮起脚尖切顿顿，切葱，没有一个人帮忙，大家生怕其中哪个人会叛变了告诉母亲，从而受到责罚。弟弟拌好顿顿后吃两口，故意做出特别香的滑稽动作，这时候我们会一拥而上巴结讨好弟弟：“给哥吃一口！”“给姐吃一口！”全然忘记了自己平时对弟弟那双脏手的嫌弃。

上初中的时候，住校的同学们都拿干粮，有的同学拿馒头、有的同学拿饼子，我每每都拿的是莜面块垒和莜面炒面。

1984年，我考入乌盟农牧学校，那时候农村户口开粮食关系有两个选择，需要补缴当年9到12月份这4个月的粮食，要么缴一百多斤粮票，要么就去粮站兑粮，家里没有粮票，我和姐姐搭了村里的拖拉机拉了两麻袋莜麦去粮站兑了粮，给我开了粮食关系。

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一日三餐，顿顿莜面，我们甚至有点嫌弃了莜面。后来外出上学工作，离开了每日莜面的生活，也过上了吃馒头、大米的日子，自然是庆幸了一番。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知不觉间，莜面这粗粮来了个华丽大转身，又变成了稀罕讲究的饭食，因我是从小吃莜面长大的，大家约定俗成以为我特别会做莜面，每每朋友们来家里吃饭，便会提出吃莜面，多年来，我做莜面的手艺也在朋友们的不断鼓励下日臻提高。

蒸一笼莜面，那袅袅升起的热气，满屋都飘着莜麦的清香，那就是故乡的味道。

民族团结的象征——王昭君

高培莹

在呼和浩特南郊九公里处，有一座蜚声中外的昭君墓，这就是西汉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墓。现在，王昭君墓已经更名为“昭君博物院”。

昭君墓矗立在平畴沃野之中，远远望去，在翠绿丛林的掩映下，形成“黛色朦胧，若淡浓墨”的壮丽景观。传说到了秋天，周围叶黄草枯，唯独昭君墓上绿草茵茵，所以人们又称昭君墓为“青冢”。唐朝大诗人李白“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筑，传是昭君墓，埋闭蛾眉久”等诗句都说明在古代昭君墓就已经美名远扬。

两千多年来，王昭君一直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骚人墨客，下至市井百姓都为她的事迹而牵动内心的情愫。所以关于王昭君的美丽传说很多，这些传说体现了各族人民美好的心愿。同样，历代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也很多，据统计，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七百多首，与之有关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四十种，写过昭君事迹的著名的作者有五百多人，古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蔡邕、王安石、李律楚材等，近现代的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通、老舍等。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给予王昭君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周恩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盛赞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陈毅、谢觉哉等老革命，都曾挥毫泼墨，写下了歌咏昭君的诗作。

后来董必武又参观了昭君墓，在墓前的历代碑刻周围董老沉思良久，回到宾馆后，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句《谒昭君墓》。诗曰：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抒胸臆懣，
舞文弄墨总徒劳。”

董老的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是在咏王昭君的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最好的诗篇。董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给予王昭君正确的评价，并对王昭君为民族团结做出的伟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如今，董老的这首诗被镌刻成巍峨的诗碑，耸立于昭君墓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的六首《游昭君墓》中的一首——“汉武帝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也道出了民族团结的真谛。

翦伯赞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说得好：“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心中，王昭君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是啊，在呼和浩特各族人民心目中，昭君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现在，呼和浩特每年都要举办昭君文化节，目的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